



纵这世上万水千山，
没有你，于我又有何意义？

布衣

公主

时音
著

上
册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

神女公主

时音

著

上

册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目 录

第一章 帝姬 / 001

第二章 秦府 / 017

第三章 百花 / 059

第四章 试探 / 073

第五章 推演 / 095

第六章 连环 / 103

第七章 赴约 / 125

第八章 琴箫 / 157

第九章 蝙蝠 / 175

第十章 妙琳 / 189

第十一章 清玉 / 219

第十二章 上官 / 251

第十三章 劫持 / 271

第十四章 红颜 / 301

第十五章 宁相 / 309

第十六章 谋划 / 345

第十七章 囚月 / 361

第十八章 君断 / 383

第十九章 重逢 / 401

第二十章 太后 / 433

第二十一章 归虚 / 451

番外：晚照 / 487



第一章 帝姬

玉绶捏着一枝桃花，脚步轻曼地走出树林。孰料一抬头，便看见朱红色的门前站着两个身姿挺拔的锦衣卫。她心知不妙，连忙加快脚步走了过去。两个锦衣卫却拦住了她，雪亮的刀锋交叉着横在玉绶胸前，叫人进退不得。其中一个喝道：“哪儿来的宫女！不知礼数！”

玉绶闻言低头看了看自己朴素的衣裳，不由苦笑。现在对他们解释自己的身份，想来他们不会相信，即使信了，也不见得就能放她进去。毕竟，她的身份在这个宫里，并没什么威慑力。

玉绶有些惊惶地向里面张望，这个时候，不知母亲独自一人是面对怎样的困境。而自己现在，却连门都进不了。她越想越是焦急，此时忽然一道身影从里面跑了出来。玉绶眼睛一亮，忙唤：“小桃！”

小桃是玉绶的贴身宫女，这丫头很机灵，立刻拔高音量向着两个锦衣卫怒叱：“大胆！这位是堂堂三殿下，不可阻拦！”

所谓输人不输阵，姑且不论小桃说了什么，仅是她那大嗓门就让两个威武的锦衣卫怔了一怔。玉绶也不失时机地溜了进去，一路跑到了母亲温夜河的寝殿。进门果然看见母亲跪在地上，两边各站了一个老嬷嬷。而座椅上坐的两个人却是玉绶怎么也没想到的——皇贵妃月氏和二公主天华。

贵妃月氏通身锦缎绫罗，满头珠翠。她看了一眼玉绾手里的桃花枝，摇着团扇轻笑：“帝姬好悠闲。”而旁边的天华嘴里发出不屑的哼声，瞥了瞥玉绾没有说话。

玉绾尽量平心静气地走到窗边，将手中的桃花枝插进陶瓷瓶里，这才悠悠地走回殿中央，在母亲身边跪下，行了一个正规的宫礼，口中说道：“儿臣君玉绾叩见贵妃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”

母亲侧头看她，恨恨地骂了一句：“没出息的东西！”

玉绾没有说话，甚至没有转过去看她。她理解母亲的心情，但此时此刻，她只能跪着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当自身没有能力反抗时，顺从也是一种智慧。

半晌，贵妃月氏的声音才响起：“起来吧！”

“谢娘娘！”玉绾站起身，终于转脸看了看母亲，却见她已经把脸别到了一边。玉绾道，“娘娘，我母亲身体不好，能否不让她跪了？”

贵妃似是愣了一下，随即唇角浮起一丝淡淡的笑：“你倒是有心。”这样说着却并不让温夜河站起来，玉绾不好再劝，只能心里轻叹。同是皇帝的女人，一个高高在上，一个则俯首低头，怨不得自己母亲心里头郁愤难平。

这时却听到天华公主冷冷地嗤笑声：“一个小偷，只配跪着！”

玉绾顿时吃了一惊，转头看身旁的母亲已是面白如纸，想来一向刚强的她是气极了。可惜这宫里，最要不得强。玉绾来不及想太多，立即道：“公主此言不妥，就算我母亲偷了什么，也实在轮不到公主来说，父皇一直是以廉孝治天下，身为宫中之人，更应当为天下典范，从不曾有儿女指摘母妃之事。”

在宁朝典籍中，皇帝的嫔妃不论品阶高低，都是公主帝姬的母妃，见面当受拜礼。但规定虽如此，遵守的人却寥寥无几，位高得宠的还好些，不得宠的哪敢奢望公主行礼，反而要仰公主鼻息。玉绾此刻搬出这一套，显然不能让人心底顺服。

天华果然勃然大怒，越发撒起泼来，指着玉绾就骂道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，胆敢教训我？！你母亲又是什么东西，配我行礼？！”

玉绶心里暗叹，天华受的宠爱太多，宫中上上下下争着巴结她，小小年纪目中无人，只一味哄着父皇和贵妃，在宫中横行霸道，谁人敢管？若是放在平时，玉绶也懒得计较，可惜，今天可不能让她如愿。

玉绶沉沉下拜：“久闻贵妃娘娘圣明贤德，将来必会是中宫皇后，儿臣年幼无知，方才的话若有不到之处，还请娘娘教诲。”这话是在暗示你还不是皇后，做事悠着点，想要母仪天下，可不是只有自己做好那么简单。

此话一出，玉绶如愿以偿地看到天华怒目圆瞪，张口就要喝骂，月贵妃及时地将眼风扫去，硬生生制止了天华的言语。玉绶见她憋得双颊似火烧，心中甚为得意。

但月贵妃毕竟老谋深算，听了她一篇明褒暗贬的话颜色丝毫不变，只略略地扫了她一眼，道：“帝姬所言极是，有些事，我本不想处理，但碍于身份，也只得做个表率，否则这三宫六院，我一个女子如何掌得住？帝姬如此明白，想来不要我多费口舌。”

玉绶大呼上当，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逞一时意气，却忘了自己母亲的把柄还捏在人家手上，这可怎生是好。常听人说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今儿个自己却轮上了。无奈之下，只好道：“不知我母亲……偷了什么东西？”话问出口，玉绶也心生疑窦，自己母亲几乎足不出户，况且以她的身份，在这宫中走动也颇多限制，如何能偷到堂堂天华公主的头上？

这般疑惑着，便转脸看见母亲惨白着一张脸，手却死死地攥着，这时玉绶才发现母亲的袖子里隐约有一截赭色露出，像是扇子形状。

那把扇子玉绶知道，常见母亲独自把玩，有时一看就是一整天，看着看着，眼泪便无声地下来了。知母莫若女，玉绶猜，这把扇子一定跟父皇有关。只是，玉绶愈加疑惑，看母亲的样子，难道天华和月贵妃是因为这个？

“哼！这清秋十二扇乃是陛下亲赏给贵妃和公主的，前儿发现少了一把，想不到竟是良媛拿了。”一个老嬷嬷迫不及待地插嘴。

玉绶脑中飞速转动，清秋十二扇，扇面画了宁朝十二座著名山水，据说是

天下第一画师的手笔，灵动逼真，天下扬名。父皇多年前出游，一见之下心中喜欢，便下令将其收入宫中。没料到母亲整日爱不释手的扇子，竟然就是其中的一把。

玉绶略一思索便明白了这其中的原委，这扇子定然是父皇与母亲情正浓时赏赐的，只是年月过去，父皇估计早已忘怀，而天华和月贵妃此时正好看上了那些扇子，父皇便毫不吝啬地赏了出去，但清秋十二扇已然只剩十一把，依月贵妃的城府定然不会为了一把扇子如此兴师动众，多半是天华看上了，又得知在母亲手里，便拉了月贵妃来讨，而母亲定然不给，所以便争执到这个地步。

当下玉绶也不知该说什么，若说父皇赏了母亲，自己又拿不出证据，她们也不会善罢甘休。正在心念电转间，突然发觉月贵妃正饶有兴致地盯着她。玉绶心中一愣，索性咬咬牙，豁出去了：“娘娘，这扇子是以前儿臣生辰时父皇赏给儿臣的，并非母亲所偷，娘娘明察。”

“哦？”月贵妃摇着团扇，“陛下赏给你的？何时的事情？”

“那时儿臣还小，具体时候记不得，大约是四五年前吧！”四五年前温夜河正当隆宠，自己跟着沾点光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

这时一个侍女走过来，手里端着茶杯，走上前甜笑道：“娘娘，这是上好的龙井，奴婢亲手泡的，请娘娘润润喉。”

月贵妃接过轻轻抿了一口：“不错。”

那侍女立刻欢喜道：“谢娘娘！娘娘若是喜欢喝，奴婢愿意天天伺候娘娘！”

这副嗓音清脆甜润，堪比出谷黄莺。玉绶不用看也知道是梅香，是母亲的侍女。这姑娘心比天高，可惜却分到了不得势的母亲身边，每日里一心只想着找个高枝儿飞，今天可算逮到机会了。远远看见小桃愤恨鄙夷的眼神，玉绶叹口气，难为小桃自始至终一片忠心。

月贵妃放下茶盏，微微一笑：“话虽如此说，但帝姬一面之词，恐怕无法取信。”

这时天华又冷冷地嗤笑，满眼的轻蔑不屑。

玉绶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娘娘喜欢此物，儿臣理当孝敬，只是儿臣自小佩带此扇，感情深厚，一时半刻难以割舍，望娘娘宽限几日，最迟两天，儿臣一定亲自将折扇送去。”今日为大势所趋，她只能顺水推舟，这话在情在理，月贵妃如若再行紧逼，反显得度量小，所以应该不会拒绝。有时候，顺水推舟不失为缓兵之计。

而两日后，这把扇子将不再属于她们了。

月贵妃如期沉默，但天华不允了，她立刻站起来：“不行！本公主现在就要！”

玉绶淡淡地看了她一眼：“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公主，豆子那么多，谁知道哪一颗侥幸逃了烈火熬煎？”

这时引用曹植的七步诗，似乎不符情景，但玉绶相信天华听得懂，月贵妃养的女儿，虽然骄纵一点，智慧却并不少。不然，她也不是后宫中呼风唤雨的贵妃了。

“帝姬好利的一张嘴，”月贵妃脸色微变，半晌，眯眼打量，“看来帝姬不仅伶牙俐齿，而且博览群书，难怪连君上也常常赞不绝口。”

玉绶讪讪一笑，这纯属胡扯，父皇夸赞？他但凡将她和母亲放在心上，自己也不会到现在还是个连封号都没有的帝姬。

月贵妃动了动身，身旁的嬷嬷连忙伸手去搀，她站起身道：“乏了，裳儿，我们回宫。”她又看了一眼身旁垂首侍立的梅香，笑道，“你若是愿意，也跟着吧。”

梅香顿时笑逐颜开，一顿叩谢。

天华走到月贵妃身边，不甘心地狠狠剐了玉绶一眼，这才跟着月贵妃离去。

玉绶知道，这一次，她是彻底惹恼了这位刁蛮公主。抹一把额上的汗，庆幸今儿这一遭总算平安度过了。

小桃崇拜地望着玉绶，另一边又痛骂梅香忘恩负义。玉绶苦笑，使了个眼色让她扶母亲休息。温夜河始终不说话，小桃也板着脸，小心翼翼地将她扶到

床上。

玉绾咬了咬唇边，默默地走了出去。刚到门边小桃便追上来：“殿下，你去哪里？”

玉绾转头看着她，红扑扑的小脸，委实像朵桃花：“我去竹林里转转，你不用跟着。”

“殿下又去竹林里啊……”小桃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

玉绾摸摸她的头：“去母亲身边吧，不然她等会儿叫不到人。”

“哦。”小桃嘟着嘴转过身，跑了几步又转过来，撅起嘴，“殿下你年纪明明比我还小，却总爱摸奴婢的头，奴婢很难为情的！”说完真像不好意思似的，一溜烟跑了。

玉绾失笑，看看自己的手，摇摇头。以前只觉得这丫头的脑袋圆圆的好玩，没承想摸着摸着就成了习惯性动作了。

她转过身朝竹林里走。谁都知道温夜河温良媛所住的宫殿和冷宫无异，但玉绾却独爱这处院落的风光幽静，尤其是前面的大片竹林，终年常绿，自从搬进来她就十分喜欢。她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总是唉声叹气，这么美的地方，似乎根本吸引不了她。而对玉绾而言，这样的生活已经很满足，但母亲不要，她要的是父皇。而父皇，却总是不来。

玉绾看向竹林深处，心底隐隐希望能看见那一袭熟悉的白衣。她有些怅惘，今日如果见不到公子，以后怕是就没有机会了。

具体是在什么时候遇见公子的，玉绾已经记不大清楚。印象中那一年的紫阳花正盛放满园，风一吹漫天的五彩缤纷，宛如天女散花，如梦如幻。这样的景色中，似乎注定了要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。

公子坐在枝丫间，背影清凉。她发誓那是全世界最好看的背影，只有一个背影，就已是风华绝代。那公子白衣胜雪，青丝如瀑流泻于他的腰际。她想，即使宫里最上等的绸缎，也不及他的头发漂亮。

玉绾正自痴痴地看着，那时她还不懂得倾慕这个词的含义，只是感到暖暖

的，仿佛吸入了暖烟熏香，缱绻缠绵。

公子转过身，那一瞬间，玉绾是有些震惊的，因为她没有看见他的样子，他的脸戴着一张面具，一张极为狰狞的面具。那使她想起画师墙上挂的修罗，具有世间最恐怖的脸。然而她并没有害怕，只是兀自安静地看着他，她感觉面具下的一双眼，也在与她对视。

公子对她说了第一句话。他说：“玉绾，从今往后，你就跟我学东西。”

他的声音让玉绾想起秋天的湖水，沉静深邃，一波一波荡漾开，莫名的温柔。

她点了点头。

那以后她常常见到公子，他遵守自己的话教她技艺，内容非常的庞杂。玉绾确定他不是宫中的教习先生一类，因为他的风采异常，也因为父皇不可能给她请教习先生。

她是一个被遗忘的人。

脱逃

玉绾并不知道公子如何能在戒备森严的皇宫中如此逍遥，彼时她仗着年幼，曾下死力纠缠过他，而公子似水一样的人，看着透明，实则不可捉摸。她的纠缠基本没有结果。

直到有一次他教她习轻功，她从高高的树上掉下来，一把扯住他的袖子，不忘嘻嘻地问他：“公子，我的轻功习好了，能不能像你一样无声无息地来往于皇宫大内？”

公子淡淡一笑：“你也可以离开到这宫墙之外。”

那是玉绾唯一一次听到他说这样的话，只是那时候玉绾没有意识到，这句话已像种子一样扎根在她心底。

想着想着玉绾已经走到了竹林深处，绿竹翠绕，美景依然。她坐在一棵竹子

下，静静地等候着。一直到日落西斜，空气里的温度一点一点下降。她缓缓站起身，抽抽鼻子，心底泛起些许酸涩，抬腿要走。

此时鼻端忽然闻到一丝暗香，一片桃花瓣从空中落下，艳艳欲滴。她惊喜地转过身，看见一角白衣缓缓飘落，公子看着她，叫道：“玉绾。”

玉绾飞奔过去抱住他，心里的激动胜过往日。良久，她感到公子将手掌放到自己头上，极轻地抚了两下。公子说：“决定了吗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是的，她已决定。在亲眼看过母亲的寂寥，亲身体会过人情的冷落之后，她决定离开皇宫。

玉绾说：“公子，离开皇宫后，还能再见到你吗？”

公子没有说话，他袖手轻挥，一张古琴出现在他手下。他俯首弹琴，青丝锦带，气质高雅。即使他戴着狰狞的面具，他也是翩翩佳公子。

在宫中，再没有见到似他这般的人。

公子一挥袖弹出尾音，半晌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：“走吧，离开这里也好。”

玉绾站着没说话。

公子走到她身边，半蹲下和她平视，如以往无数次的谆谆教导：“玉绾，外面的世界不比宫廷，甚至更凶险，没有人能保护你。”

玉绾看着他，道：“我会保护自己。”

她不怕凶险，只怕面对亲人的悲伤。离开这里，她不再有羁绊，再凶险的事也能应付。

公子从袖中取出一只盒子，盒子精细小巧，只有指头大小。他说：“这里是红袖针，共有四根，盒顶的丝线是机关，万不得已时，可以启动。”

玉绾正打算接过，公子却伸出手，将之轻轻绑在了她的头发里。

他沉默地看了她许久，像是看进了她心里，道：“玉绾，不要害怕，相信自己，你的本领，轻功、易容、用毒，有这三样，你可以行遍天下。”

“嗯。”玉绾喉间哽咽，勉强点了点头。

公子站起身：“我走了。”

玉绶拉住他的衣袖，强忍着鼻端翻涌的酸涩：“公子，好歹告诉我你的姓名。”

公子虽然教导她多年，却从不肯让她叫他师父，只许喊他公子。甚至连名姓，她都不知晓。这次出宫，不知还能否再相见。一想及此，玉绶就忍不住难过。

许久，就在她以为公子不会说的时候，耳端听闻一声轻叹，低沉如秋水的声音徐徐漫入耳中。

“兰舟，我叫水兰舟。”

玉绶抬头，公子已经飘离眼前。她想自己一生再也忘不了那样的情景，簌簌飞花里，白衣翩翩的绝世公子乘风而去，幽馥的花香飘逸在四面八方，她一时有了置身仙境的错觉。

她第一次相信，或许，他真的是个仙人。

心中升起不舍，如此良辰美景，一种莫名的眷恋，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。

这两日并不平静，月贵妃走的第二天，就有人送来一个太监，说是月贵妃怜悯，带走了梅香，特地送了宝茶公公补上。

结果自是不消说，温夜河疾言厉色地退还了，当即就叫身边仅有的两个内侍把那个自称宝茶的公公撵出去，然而两个内侍哪个敢忤逆正当盛宠的贵妃公主，何况他们素日就不大看得起这位良媛，做事也常常拖沓敷衍，所以竟像没听见似的动也不动。温夜河更是气得浑身发抖，一拂袖进了椒房。

玉绶叹口气，墙倒众人推，母亲的处境很是艰难。突然脑中灵光一现，自己离宫，最担心的不过是母亲，而母亲必是不愿意随自己离开，那么，自己离开之后，她必然要受一番盘问，自己虽不受宠，但也是皇家血脉，母亲一个人恐怕应付不来。

这个太监宝茶来的却是时候，可以借此做一番文章。玉绶悄悄唤过小桃，嘱咐她将那个宝茶带到后院见她。

宝茶很快来了，恭恭敬敬地叩首：“奴才见过三殿下。”礼数倒是周全。

玉绶见他面容白净，想是自小净身入宫，年纪虽不大，举止却显老成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她就断定月贵妃也许会送一个人来替代梅香，却断不会送这样一个老成的太监来，她是聪明人，不会做这些无用功。母亲的情状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虽未正经下旨，已与被贬入冷宫无异，月贵妃不用多此一举。

所以这个宝茶，显然不是月贵妃派来的，而是公主天华的人。

玉绶拈起一朵牡丹，状似无意地问：“公主好吗？”

“好，公主好。”宝茶一言出口，立即察觉不对，脸上却未见分毫，接着道，“公主常往贵妃处，奴才看着甚好。”

玉绶微微一笑，这句话，实在画蛇添足。她手向下摸到竹子中央，迅速地抽出藏匿的剑，反手刺向宝茶颈间。

宝茶吓得瘫坐在地上，双腿直哆嗦。剑尖停在他颈间一寸处，这时他才像是反应过来，嘴里直叫：“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！”

玉绶将剑朝前送出，剑尖抵住他的喉咙。她想自己此时的样子一定很可怕，宝茶的脸全黄了，汗出如浆。

玉绶道：“我这里，不留叛徒的命。”

宝茶立刻反应过来，叩头如捣蒜：“殿下明察，奴才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”

玉绶冷笑：“忠心耿耿？不知是对谁忠心？！”

宝茶僵在地上一动不动，眼睛却不停地转着圈，玉绶知道他在权衡利弊，于是手里的剑再次向前刺出，划破了他的肌肤，一滴血流下来。

宝茶恐惧地直喊：“殿下饶命！奴才不敢了！奴才以后一定尽心竭力服侍殿下，望殿下手下留情啊！”

玉绶看着他，缓缓地收回剑，掏出手帕擦了擦剑刃：“起来吧。”

“谢……谢殿下。”

玉绶道：“只要你尽心，我不会亏待你，两年之内，我保你飞黄腾达。若心口不一……”

趁他没反应过来，手指轻弹，一枚药丸弹进了他的嘴里。宝茶刚平静下来的脸又惊恐起来。

“这是我特制的丹药，发作时五脏六腑如被啃噬，如迟迟没有解药，最后将七孔流血死掉。”

眼见他面如死灰，玉绾道：“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我这里有解药。”

玉绾从怀里掏出银白瓷瓶，宝茶眼睛一亮，咚咚磕了几个头：“请殿下赐药！”

玉绾摇摇瓷瓶，慢悠悠道：“这解药有所不同，需得每月服用一次，多服了非但不能解毒，还会使毒发作得更快，这里有十二枚药丸，够你一年的了。”

宝茶这时脸上真正无一丝血色了，他勉强笑道：“殿下消遣奴才吧，十二枚，那一年之后奴才怎么办？”

玉绾一笑：“怕什么，只要你不心怀鬼胎，一年之后，我自会为你解毒。”

说着把瓷瓶递到他面前，他颤抖着用手接住，目中犹显惊恐不已。

玉绾凑到他耳边：“记住了，一年之内，我母亲有任何不测，你该清楚自己的下场。”

宝茶唰地磕头：“奴才一定拼死保护良媛主子的安危！”

玉绾满意地点头：“你可以走了。”

宝茶如蒙大赦，逃也似的跑离了后院。

温夜河在床上睡着，那把扇子压在枕头下。玉绾伸手抽出来，轻轻打开，上面是一幅相当漂亮的山水画，笔法流畅洗练，想见是一气呵成。

她从未好好看过这把扇子，此时觉得十分新奇。母亲的睡颜并不安稳，她的眉皱着，仿佛在梦中也有着数不尽的烦恼。她的年纪并不大，容貌却已显出沧桑，玉绾鼻子一酸，险些滴下泪来。几年前，母亲还是娇艳的美人，自从失了父皇的宠爱，她整个人也如同失去养分的花。她一心系在父皇身上，待自己也是淡淡的，然而这些年，毕竟是她含辛茹苦地抚养自己成长。

但如今，自己却要离开她了。

玉绡控制不了胸中难受的情绪，屈膝跪了下去，向床上躺着的母亲叩了几个头。

身后有细碎的脚步声响起，她转身，小桃怯怯地站在一旁，刚才的一幕，估计她看见了。

玉绡按了按眼角，合拢扇子，强笑道：“小桃，母亲若是醒来问起，你就说扇子是我拿了。”

小桃眼巴巴地望着她，玉绡赶紧低下头，免得忍不住哭出来，叫这丫头看出什么。出宫的事策划已久，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不能出了岔子。

小桃看着她走出殿门，声音带了丝颤抖：“殿下，你去哪？”

玉绡身形一顿，喉中酸涩泛起。小桃跟过来的时候只有六七岁，这么多年从不嫌冷清，尽心竭力地服侍她和温夜河。难为她小小年纪，如此重情重义。

玉绡走回她身边，将一张小小的令牌塞到她手里说道：“小桃，将来如有什么掌控不了的事，你就拿着这个令牌到侍卫房找一位叫展记的小侍卫，他是御前带刀侍卫展风凌的徒弟，能够帮你。还有，你……一定要好好照顾母亲。”

小桃泫然欲泣，握着令牌只管看她。这丫头看来是觉察到了什么。

玉绡心里愈加难受，狠狠心走了出去。隔了很远，还看见小桃站在门边朝自己这里望。

那是玉绡遇见公子的第二年，初学了一点轻功，一时技痒，便溜到了父皇的御花园。御花园景致优美，正玩得高兴，却听见太监尖细的嗓音报“皇上驾到！”

她吓得赶紧从篱笆翻了出去，左右看看却发现自己迷了路，心里焦急一不留神就踩进了湖水里。四下求救无门，两腿乱蹬，眼见就要沉下去，忙乱中却有一双手，有力地把她拖了上去。睁眼看见一个穿着红衣的小子，一眼不眨地盯着她。他剑眉星目，十分英俊。

这就是展记。

当时展记也只十岁出头，却是一腔的正义感，听玉绡迷了路，就自告奋勇送